





第八四九冊

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 本冊目次

|   |   |       |   |   |   |   |   |
|---|---|-------|---|---|---|---|---|
| 本 | 習 | 樂     | 芻 | 昭 | 化 | 兩 | 長 |
|   |   | 附宋史李衡 |   | 德 |   | 同 | 短 |
|   | 學 | 語     |   | 新 |   |   | 經 |
| 語 | 言 | 錄     | 言 | 編 | 書 | 書 |   |

|          |           |           |            |           |            |           |         |
|----------|-----------|-----------|------------|-----------|------------|-----------|---------|
| 明高拱撰……八一 | 宋葉適撰……三三三 | 宋龔昱編……二九五 | 宋崔敦禮撰……二七七 | 宋晁迥撰……二五三 | 南唐譚峭撰……二二七 | 唐羅隱撰……二一三 | 唐趙蕤撰……一 |
|----------|-----------|-----------|------------|-----------|------------|-----------|---------|

#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長短經卷一

詳校官中書臣李果

員外郎臣牛稔文履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錄監生臣王元愷

御題趙幾長短經

郭縣創為救弊論愛憎政業臣和函向時雖類縱橫說

憂未原歸理道談前章集括  
幾序諸意

宋荆奔白教忠堂通變稱經曰短長比及亂時思治亂

不如平日慎行王二章詳  
作著者

卷原稱十今失一觀目觀諸餘一篇趙幾自序稱總目  
六十三篇合為十

卷而後後光緒民改稱乃稱第十卷後存者六十四篇

今細檢篇目實六十四凡九卷與沈跋合按之幾序所

云卷既缺一不應特多一篇者新民跋乃文獻通考原

文其云見氏則見公武諸書志北夢瑣言乃孫光憲所

欽定四庫全書御製  
長短經

振今檢公武志亦稱六十三篇而光憲僅言書十卷不

及為數蓋見孫甘就經序錄載未加詳考至馬端臨始

為覆正耳第與原序錄異處理珠雖晚意者六十三篇

三字乃五字之訛其第十卷陰謀家止有一篇亦未可

知然無可訂既是梓州善經濟不應辟召又何焉三章  
總論

家

全

津瀛文苑繼家聲四庫蒐羅俾贊成邇遐世臣獻遺簡

向年論學憶西清四章紀事實  
見書為編修  
所呈乃其家藏本  
嚴父宗萬皆直內廷

名也守謙之曾祖廟社均祖廷儀父宗萬皆直內廷

今守謙亦官翰林為四庫全書纂修可謂以文學世其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十

雜家類一 雜學之屬

長短經

提要

臣等謹按長短經九卷唐趙蕤撰孫光憲北夢瑣言載蕤梓州鹽亭人博學韜鈴長於經世夫婦俱有隱操不應辟召唐書藝文志亦載蕤字太賓梓州人開元中召之不赴與光憲所記畧同惟書名作長短要術為少異蓋

欽定四庫全書

長短經

二

一書二名也是書皆談王伯經權之要成於開元四年自序稱凡六十三篇合為十卷唐志與晁公武讀書志卷數並同今久無刊本王士禎居易錄記徐乾學嘗得宋槧於臨清此本前有傳是樓一印又有健菴收藏圖書一印後有乾學一印每卷之末皆題杭州淨戒院新印七字猶南宋舊刻蓋即士禎所言之本然僅存九卷末有洪武丁巳沈新民跋

稱其第十卷載陰謀家本缺今存者六十四

篇云云

案此政全劉用龍公是佚其一卷而武之言疑書賈偽託

反多一篇與蕤序六十三篇之數不合然勘

驗所存實為篇六十有四疑蕤序或傳寫之

訛也第一卷八篇題曰文上第三卷四篇題

曰文下第二卷四篇則有子目而無總題以

例推之當脫文中二字第四卷一篇題曰霸

紀上第五卷一篇論七雄之事題曰霸紀中

欽定四庫全書

長短經

二

第六卷一篇論三國之事亦無總題以例推

之當脫霸紀下三字篇七篇二卷題曰權謀

第八卷十九篇題曰雜說第九卷二十四篇

題曰兵權第十卷所謂陰謀者則今不可考

篇中注文頗詳多引古書蓋即蕤所自作註

首或標以議曰二字或亦不標體例不一亦

未詳其故也劉向序戰國策稱或題曰長短

此書辨析事勢其源蓋出於縱橫家故以長

短為名雖因時制變不免為事功之累而大  
旨主於實用非策士詭譎之謀其言故不悖  
於儒者其文格亦頗近荀悅申鑒劉劭人物  
志猶有魏晉之遺唐人著述世遠漸稀雖佚  
十分之一固當全璧視之矣乾隆四十二年  
六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長短經

三

長短經序

梓州郪縣長平山安昌巖草莽臣趙黉撰

趙子曰匠成與者憂人不貴作箭者恐人不傷彼豈有  
愛憎哉實使業驅之然耳是知當代之士馳騁之曹書  
讀縱橫則思諸侯之變藝長奇正則念風塵之會此亦  
向時之論必然之理矣故先師孔子深探其本憂其未  
遂作春秋大乎王道制孝經美乎德行防萌杜漸預有  
所抑斯聖人制作之本意也然作法於理其弊必亂若  
至於亂將焉救之是以御世理人罕聞沿襲三代不同  
禮五霸不同法非其相反蓋以救弊也是故國容一致  
而忠文之道必殊聖哲同風而皇王之名或異豈非隨  
時設教沿乎此因物成務牽乎彼沿乎此者醇薄繼於  
所遭牽乎彼者王霸存於所遇故古之理者其政有三  
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強國之政脅之各有所  
施不可易也管子曰聖人能輔時不能違時智者善計  
不如當時鄒子曰政教文質所以匡救也當時則用之

過則捨之由此觀之當霸者之朝而行王者之化則恃

矣當強國之世而行霸者之威則乖矣若時逢狙詐正

道陵夷欲憲章先王廣陳德化是猶待越客以拯溺白

大人以救火善則善矣豈所謂通於時變歟夫霸者駿

道也蓋白黑雜合不純用德焉期於有成不問所以論

於大體不守小節雖稱仁引義不及三王而扶顛定傾

其歸一揆恐儒者溺於所聞不知王霸殊略故叙以長

短術以經論通變者初立題目總六十有三篇合為十

欽定四庫全書

長短經

二

卷名曰長短經大旨在乎寧固根蒂革易時弊興亡治

亂具載諸篇為沿襲之遠圖作經濟之至道非欲矯世

誇俗希聲慕名輒露見聞近機來哲凡厥有位幸望詳

焉

欽定四庫全書

長短經卷一

唐 趙蕤 撰

大體一 任長二 品目三 量才四

知人五 察相六 論士七 政體八

大體第一

臣聞老子曰以政理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荀卿  
曰人主者以官人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為能者也  
傳子曰士大夫分職而聽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總

欽定四庫全書

長短經

一

方而議則天子拱已而正矣何以明其然耶當堯之時  
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后稷為田官夔為樂正  
倭為工師伯夷為秩宗皋陶為理官益掌驅禽堯不能  
為一馬奚以為君而九子者為臣其故何也堯知九賦  
之事使九子各授其事皆勝其任以成九功堯遂乘成  
功以王天下漢高帝曰夫運籌策於帷幄之中決勝於  
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絕糧  
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



欽定四庫全書

長短類  
卷一

慨迂又曰王化之政宜於統大以之理小則迂策術之政宜於理難以之理平則無奇矯亢之政宜於治侈以之治弊則殘公刻之政宜於糾姦以之治違則失其規威猛之政宜於討亂以之治善則暴使偏之政宜於治富以之治貧則民勞而昔伊尹之興土工也強脊者使下因此已上皆偏材也

之負土眇者使之推轂者使之塗各有所宜而人性齊矣管仲曰升降揖讓進退閑習臣不如隰朋請立以為大行闢土聚衆盡地之利臣不如甯戚請立以為司田平原廣牧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以為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不罪臣不如賓胥無請立以為大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避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為大諫君若欲治國強兵則五子者存焉若欲霸王則夷吾在此黃石公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決取其利愚者不愛其死因其至情而用之此軍之微權也淮南子曰天下之物莫凶於美毒附子然也而良醫索而藏之有所用也康之上山也大章不能跋及其下也牧豎能追之才有修短

欽定四庫全書

長短類  
卷一

也胡人便於馬越人便於舟異形殊類易事則恃矣魏武詔曰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耶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任其長也由此觀之使韓信下帷仲舒當我于公馳說陸賈聽訟必無曩時之勲而顯今日之名也故任長之道不可不察說曰魏桓範云帝王用人度忠誠為首奪之時書策為先分定之後忠誠為首

故晉文行舅犯之計而賞雍季之吉高祖用陳平之智而託後於周勃古語云守文之代德高者位尊倉卒之時功多者賞厚諸葛亮曰老子長於養性不可以臨危難商鞅長於理法不可以從教化蘇張長於馳辭不可以結盟誓白起長於攻取不可以廣衆子胥長於圖敵不可以謀身尾生長於守信不可以應變王嘉長於遇明君不可以事暗主許子將長於明賦明君不可以養人物此任長之術者也

品目第三

夫天下重器王者大統莫不勞聰明於品材獲要逸於任使故孔子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聖有賢審此五者則治道畢矣所謂庸人者心不存慎終之規口不吐訓格之言法格不擇賢以託身不力行以自定見小閭大而不知所務從物如流而不知所就此則

庸人也所謂士人者心有所定計有所守雖不能盡道

術之本必有率也率猶雖不能徧百善之美必有處也

是故智不務多務審其所知言不務多務審其所謂謂

言之行不務多務審其所由智既知之言既得之得其

行既由之則若性命形骸之不可易也富貴不足以益

貧賤不足以損此則士人也所謂君子者言必忠信而

心不忌忌怨仁義在身而色不伐思慮通明而辭不專

篤行信道自強不息油然若將可越而終不可及者此

欽定四庫全書

長短經

六

君子也油然不進之貌也越過也孫卿曰夫君子能為

信已能為可用不能使人必貴已能為可信不能使人必

見汙恥不信不恥不見信和不能不恥不見用不請

端然正已謂之君子也所謂賢者德不踰閑闕法行

中規繩言足法於天下而不傷其身言滿天下道足化

於百姓而不傷於本本亦富則天下無苑財苑施則天

下不病貧此則賢者也所謂聖者德合天地變通無方

窮萬事之終始協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遂成情性

明並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親者不識其隣此

聖者也鄭以喻界畔也莊子曰刺意尚行離世異俗高

橋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為脩而已

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也遊居博學者之所好也語

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為治世而已矣此朝廷之

士尊王弼國之人也致功兼并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

閑職釣魚閑處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也

而己矣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也彭祖壽考者之所好

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脩無功名而治無江海

欽定四庫全書

長短經

七

德足以懷遠信足以一異識足以鑒古才足以冠世此

則人之英也法足以成教行足以脩義仁足以得眾明

足以照下此則人之俊也身足以為儀表智足以決嫌

疑操足以厲貪鄙信足以懷殊俗此則人之豪也守節

而無撓處義而不怒見嫌不苟免見利不苟得此則人

之傑也德行高妙容止可法是謂清節延陵墨墨是也建法立

奇妙是謂術家范蠡張良是也管仲商鞅是也思通造化謀

天下其術足以謀廟勝是謂國體伊尹呂望是也其德足以率

一國其治法足以正鄉邑其術足以權事宜是謂器能子產西

班固是也能傳聖人之業而不能幹事施政是謂儒學  
毛公實公是也辨不入道而應對給資是謂口辨樂毅  
曹丘生是也聽力絕衆材畧過家語曰昔者明王必盡  
人是謂曉雄白起韓信是也  
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實然後用天下之  
爵以尊之則天下理也此之謂矣

### 量才第四

夫人才參差大小不同猶升不可以盛斛滿則棄矣  
非其人而使之安得不殆乎傳子曰凡品才有九一曰  
德行以立道本二曰理才  
以研事機三曰政才以經治體四曰學才以綜典文五  
曰武才以禦軍旅六曰農才以教耕稼七曰工才以作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八

數用八曰商才以興國利九曰故伊尹曰智通於大道  
辨才以長誦讀此量才者也  
應變而不窮辨於萬物之情其言足以調陰陽正四時  
節風雨如是者舉以為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於道漢  
帝問陳平曰君所主何事對曰陛下不知臣下  
使臣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下達萬  
物之宜外鎮撫四夷內親聞百姓使公卿大夫各得其  
職上曰善漢魏相書曰臣聞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  
不過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人服天地變  
化必由陰陽陰陽之分以日月為紀各有常職不得相  
干明王謹於尊天慎於養人故立義和之官以來四時  
敬授人事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  
節寒暑調和三者得叙則災害不生人不夭疾永不失  
食有餘矣此變理陰陽之大體也事具洪範篇

四時通於地利能通不通能利不利如是者舉以為九  
卿故九卿之事常在於德通於人事行猶舉繩通於關  
梁實於府庫如是者舉以為大夫故大夫之事常在於  
仁蜀丞相諸葛亮主簿楊顗曰坐而論  
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卿大夫忠正強諫而無  
有姦詐去私立公而言有法度如是者舉以為列士故列

士之事常在於義也故道德仁義定而天下正清節之  
德師氏  
之任也法家之材司寇之任也衡家之材三孤之任也  
威石之材師氏之任也使偏之材司空之任也儒學之  
材保氏之任也文章之材國史之任也號雄之材將帥之任也太公曰多言多語惡口

###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九

惡舌終日言惡寢卧不絕為衆所憎為人所疾此可使  
要遮閭巷察姦伺禍權數好事夜卧早起雖劇不悔此  
妻子之將也先語察事權勸而與食實長希言財物平  
均此十人之將也忉忉截截垂意肅肅不用諫言數行  
刑戮刑必見血不避親戚此百人之將也訟辯好勝嫉  
賊侵凌斤人以刑欲整一衆此千人之將也外貌忤忤  
言語時出知人飢飽習人剝易此萬人之將也戰戰慄  
慄日慎一日近賢進謀使人知節言語不慢忠心誠畢

此十萬人之將也經曰夫將難以詳重為貴而不可有

多端之惑也溫良實長用心無兩見賢進之行法不枉

此百萬人之將也點點紛紛鄰國皆聞出入豪居百姓

所親誠信緩大明於領世能成敗事又能救敗上知天

文下知地理四海之內皆如妻子此英雄之率乃天下

之主也聰明秀出謂之英膽力過人謂之雄此其大體

不行膽力者雄之分也不得英之智則事不立若聰能

謀始而明不見機可以坐論而不可以處事若聰能謀始

明能見機而勇不能行可以為力人未可以為先督力能過人勇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十

能行之而智不能料事可以為先登未足以為將帥必  
聽能謀始明能見機行能決之然後乃可以為英張良  
是也氣力過人勇能行之智足料事然後乃可以為雄  
韓信是也若一人之身兼有英雄則能長世高祖項羽  
是經曰智如源泉行可以為表儀者人師也智可以砥  
礪行可以為輔警者人友也據法守職而不敢為非者  
人吏也當前快意一呼再諾者人隸也故上主以師為  
佐中主以友為佐下主以吏為佐危亡之主以隸為佐  
欲觀其亡必由其下故同明者相見同聰者相聞同志  
者相從非賢者莫能用賢故輔佐左右所欲任使者存

亡之機得失之要孫武曰主孰有道昔漢王見圓榮陽

者多歸之定乎平曰項王為人恭敬愛人士亦以此不附今大

者多歸之至於行功實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

者多歸之至於行功實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

者多歸之至於行功實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

者多歸之至於行功實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

者多歸之至於行功實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

者多歸之至於行功實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十

之好言飾外者多歸之公至心待人推誠而行之不為  
虛美以儉率下與有功者無所慍士之忠正遠見而有  
實者皆願為用此德臨六也紹見人飢寒仁恤之情形  
顏色色其所不見慮或不及所謂婦人之仁耳公於目  
前小事時有所忽至於大事與四海相接思之所加皆  
遇其望雖所不見慮之所周無不濟也此仁勝七也紹  
八大臣爭權讒言惑亂公御下以道浸潤不行此明勝  
八也紹是非不可知公所以進之以禮漫潤不是正之明  
法此文勝九也紹好為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起東用  
兵如神軍人恃之敵人畏之此武勝十也曹公曰吾知  
之紹為人志大而不智小色厲而實虛薄少威豐多  
而分為吾奉也揚阜曰袁公寬而不斷好謀而少決不  
斷則無成少決則後事今雖強終為所擒曹公有雄才  
速累決機無疑法一而將孰有能融謂荀彧曰袁紹地廣  
兵精必能濟大事也

兵強田豐許攸智計之士也為之謀審配達紀盡忠之臣任其事類良文醜勇冠三軍統其兵殆難翹乎哉曰紹兵雖多而法今不整田豐則而犯上許攸食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達紀果而自用此二人留知後事許攸貪而犯法必不縱縱不縱必為變顏良文醜一夫之勇耳可一戰而擒也後許攸食不奉法審配收其妻子攸怒奔曹公又顏良臨陣投首田吾以此知勝之謂矣豐以謀死皆如或所料也

### 知人第五

臣聞主將之法務覽英雄之心然人未易知知人未易漢光武聽聰之主也謬於龐萌曹孟德知人之哲也弊於張邈何則夫物類者世之所惑亂也故曰狙者類智欽定四庫全書

長短錄卷一

主

而非智也狙音自舒反慢也愚者類君子而非君子也慧者類勇而非勇也亡國之主似智亡國之臣似忠幽莠之幼似禾驪牛之黃似虎白骨疑象碇硃類玉此皆似是而非也人物志曰輕諾似烈而寡信多易似能而無效進終而從似忠而退遠此似是而非者也亦有似非而是者大雅似姦而有功大智似愚而內明博愛似虛而實厚正言似訐而情忠非天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知於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長音竹西反有順懷而達有堅

而縵有緩而舒音汗太公曰士有嚴而不肖者有溫良而為盜者有外貌恭敬中心欺慢者有精精而無情者有威威而無成者有如敢斷而不能斷者有恍惚惚而反有忠實者有倭倭佗佗而有效者有貌勇很而內怯者有夢夢而反易人者無使不至無使不遂天下所賤

聖人所貴凡人莫知非有大明乃見其際此士之外貌而不與中情相應者也程範曰大賢愚之異使若葵之與日太山之與蟻垤河海之與行潦非難也大聖與大佞

### 欽定四庫全書

長短錄卷一

主

難也於呼難能別知此士者而有術焉微察問之以觀其辭窮之以辭以觀其變與之問謀以觀其誠明白顯問以觀其德遠使以財以觀其廉又曰委之以財以觀其廉其仁臨之以利以觀其試之以色以觀其貞又曰悅之以色告之以難以觀其勇又曰告之以危而觀其特醉之以酒以觀其態又曰醉之以酒而觀其則又曰莊子曰遠使之而觀其忠又曰遠觀其近使之而觀其敬又曰近之而觀其能又曰煩之以事以觀其理卒然問焉而觀其智又曰設之以謀以觀其智又曰事之以而

者不窮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太公曰使之以而雜之以處而

觀其色又曰縱之以呂氏春秋曰通則觀其所禮也

貴則觀其所進又曰達視富則觀其所養又曰富視其

富貴人觀其有禮施太公曰聽則觀其所行行則近則

觀其所好又曰居視其所親又曰省其居處習則觀其

所言好則好義窮則觀其所不愛又曰窮則視其所不

不賤則觀其所不為又曰貪賤人觀喜之以驗其守

守也又曰售樂之以驗其僻之以樂以觀其貪怒之以

驗其節節性也又曰怒之哀之以驗其仁仁人見可苦

之以驗其志又曰驗之以經曰任寵之人觀其不驕奢

太公曰富之而疏廢之人觀其不肯越榮顯之人觀其

不矜誇隱約之人觀其不懼懼少者觀其恭敬好學而

能悌人物志曰夫幼智之人在於童童亂皆有端緒故文

懼廉起不壯者觀其廉潔務行而勝其私老者觀其思

慎強其所不足而不踰父子之間觀其慈孝兄弟之間

觀其和友鄉黨之間觀其信義君臣之間觀其忠惠

公太

曰付之而不此之謂觀誠傅子曰知人之難莫難於則

言自然而貴玄虛所出於為儒者則言分制而者公

正所修出於為縱橫者則言權宜而貴變常九家殊務

各有其辭以出者觀其治以處者觀其學四德或異所觀

而官高貪而所謂難也所謂難者與說詭合轉應無窮辱

言貞能設似而亂真多端以疑闇此凡人之所不易方貞

主之所能其地而逃矣夫主一之謂道也內貞觀而外貞一則

觀偽者無地而逃矣夫主一之謂道也內貞觀而外貞一則

是非之驗立可見也故韓子曰人皆對盲者窮矣發

齒吻視毛色雖良觀青黃察瑕瑕銷雖治不能必劍陸斷

威獲定其驚良觀青黃察瑕瑕銷雖治不能必劍陸斷

狗馬水截蛟龍雖愚者識其利人物志曰凡有血氣者

銳矣是知明試貴實乃聖功也木骨金筋火氣骨植

土肌水血五物之象也五物之實各有其濟也

而柔者謂之弘毅弘毅也者仁之質也仁之質質不

弘毅不氣清而朗者謂之文理文理也者禮之本也

照察為禮之本體端而實者謂之貞固貞固也者信

之基也土必吐生為信之基基筋勁而精者謂之勇敢

勇敢也者義之決也金能斷割為義之決決色平而暢

者謂之通微通微也者智之原也水流疏達為智之原

五質恒性故謂之五常故曰直而不柔則木

木強微計失其正色

勁而不精則力

負鼎絕體失其正勁固而不端則愚陷於惡類氣

而不清則越

解不消順發越無成暢而不平則蕩蕩然失已然則

平陂之質在於神

神者智之主也故神平神陂則質暗也明暗之實在

於精

精者實之本精清則實暗則實怯之勢在於筋筋者勢之

勁則勢怯

實明精濁則實暗則實怯之勢在於筋筋者勢之

弱則勢怯

實明精濁則實暗則實怯之勢在於筋筋者勢之

之決在於氣

氣者決之地也氣盛則植強骨細則植弱躁靜

精之便故色悴

衰正之形在於儀儀者形之表故

慘色悴由情憊也

衰正之形在於儀儀者形之表故

欽定四庫全書

長短經卷一

形肅

正由態度之動在於容容者動之符哀動則緩急之狀

在於言

言者心之狀心怒則言緩心偏則言急也若質素平淡中脣外朗筋

勁植固聲清

色澤儀容容直則純粹之德也夫人有氣

氣也者謂誠在其中必見諸外故心氣麤厲者其聲沈散

心氣詳慎者其聲和節心氣鄙戾者其聲麤獷心氣寬

柔者其聲溫潤信氣中易義氣時舒和氣蘭略勇氣壯

立此之謂聽氣剛柔清濁或發乎聲聽其聲察其氣考

其所為皆

又有察色察色謂心氣內蓄皆可以色取之

夫誠智必有難盡之色

又曰誠智必誠仁必有可尊之

色

又曰誠仁必有可尊之

忠必有可觀之色

誠潔必有難汙之色誠貞必有可信

之色

質色浩然固以安偽色曼然亂以煩此之謂察色

人物志曰

夫仁固之精慈然以端勇瞻之精暗然以強夫憂患之

色之而

且荒疾疾之色亂而端理喜色愉然以憊慍色

厲然以揚

始惡之色胃味無常是故其言甚憊而精色

不從者

中有違也其言有違而精色可信者辭不敏也

言未發而

怒色先見者意憤溢也言已發而怒氣送之

精色不從

威愕以明難變可知也又有考志考志者

謂方輿之言

以察其志其氣寬以柔其色檢而不諂其

禮先人其言

以人每自見其所不足者是益人也若好

臨人以色

高人以氣勝人以言防其所不足而廢其所

不能者是損人也

太公曰博人辯辭高行論議而非其

貌直而不侮

其言正而不私不飾其美不隱其惡不防

其過者是質人也

又曰與之不為喜奪之不為怒沈靜

此之偽

若其貌曲媚其言諛巧飾其見物務其小證以

故自說者是無質人也議曰晏子云饒夫任人之在若

於中者必謹小誠於外以成其大不誠此難得而知也

荷悅曰察人情術觀其言行未必合道而悅於已者必

任人也觀其言行未必悅已而合於道喜怒以物而色

者必正人也此察人之情之一端也

不作煩亂以事而志不惑深導以利而心不移臨懾以

威而氣不卑者是平心固守人也又曰榮之以物而不

置義而不違臨貨而不迴者是果正人也議曰孔子

稱取人之法無取使健食也夫健之弊有如此者矣若

喜怒以物而心變易亂之以事而志不治示之以利而

心遷動懾之以威而氣懼懼者是鄙心而假氣人也又

欽定四庫全書

長短經

若移易以言志不能固已語

而不決者是情弱之人也

卒而屢應不文而慧者是有智思之人議曰太公云有

異言揚美掩惡進退為功王者慎

勿與謀大智思之人弊於是矣

不護非是而強之是誣嫉人也議曰劉備以客見諸葛

動而神懼視低而件貌好形外露邪心內藏必曹氏利客

後果然夫森人容止大抵如是何要更侯主鄧騭等求

能於傳綴而不納也或怪而問之報曰太初志大其誠

交合虛聲而無實才何平叔言遠而情近好辯而無誠

所謂利口覆國之人也鄭玄茂有為而無終外要名利

內無關鑰貴同而惡異多言而妒前多言多欺譽妒前

而無親以吾觀此三人皆失德也速之情恐獨此之謂

及沈既之乎復皆如擬異多言而妒前多言多欺譽妒前

考志謀小精微所以入神妙也

大所以堪物任也小心所以慎咎悔也故詩錄文王小

心翼翼不大聲以色心小也王赫斯怒以對于天下志

大也由此論之心小志大者聖賢之倫也心小志小者拘

委傑之偶也心大志小者傲蕩之類也心小志小者拘

欽定四庫全書

長短經

情之又有測隱測隱者若小施而好得小讓而大爭言應

以為質偽愛以為忠尊其行以收其名此隱於仁賢